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第十二回 狂和尚妄思大寶 愚術士空設逆謀

《烏夜啼》： 夜月幾番春夏，夕陽多少興亡。營營自作無端夢，容易費思量。

腐蝕浪思空耀，并蛙妄冀天颺。駢首悲看燕市上，灑血碧黃壤。

自古道：天心有屬，大寶難據，即如李衛公、張虬髯，何等英雄，又當隋失其鹿，群雄角逐之時，自謂取天下如反掌。及見了李世民，一個便俯首從龍，一個便竄身海外。其時李密，亦是一時豪傑，只為不識時務，不肯降唐，旋就擒滅。沉在天下一統，太平無事之時，乃欲以區區小丑，竊窺神器，猶以卵投石，有立碎耳。卻亦有一說，天生一個狂人，無論事成不成，生時定有一個好兆，生下便具一個異相。又湊著一班妄人，便弄出大事來。唐明皇時，並州牧夜間露坐，見東南紅光一道，驚訝道：「此天子氣也。」明日訪民間，生子的都取來看，卻無好相。又查到部曲中，生一子，取看時，相貌甚異。州牧道：「此假天子也。」左右道：「既是假天子，日後必定叛逆，何不以此殺之，以絕後患。」州牧道：「天之所生，誰能殺之。」你道此子是誰，便是楊貴妃的乾兒子安祿山。相傳說道，安祿山是磨滅王轉世，故此殺害生靈，逼遷乘輿，幾成大事。究竟身死族滅，掛一個亂賊的名。然猶做得些事業，占得些城池，也曾稱王稱帝一番。至有毫無因藉，又際平成，只因方面大耳，便自許是天生帝王。結連無賴，思占江山，事未舉行，束手就縛。還不如齊萬年、宋江等橫行一番，豈不可笑！

一命不易邀，九重寧幸得。平楚兆先機，徒然血凝碧。

而今說成化間，保定府易州有一個人，姓侯。他生了一個兒子，叫立柱兒。是生他那一會，恰遇著鄰家造屋，在那廂立柱。那老子道：「好是個吉利日子。生的他大來，必替國家做根擎天碧玉柱。」就叫做立柱兒。自小多災多病，爹娘要舍到佛寺裡，還不曾肯與他。六歲上學，叫名得權，也會讀書。不料父母相繼病亡，無所倚靠。有個鄰舍金公，依他父母舊日念頭，送他到狼山廣壽寺去做個和尚，叫名明果。剃了頭，方面大耳，廣額聳鼻，真也是個異相。到二十外，他要參方，要會天下明師善知識，裝束，辭了本寺寺主。

笠敬朝月影，屐碎曉霜痕。洗鉢尋溪溜，安禪倚樹根。

殆風宿雨，歷盡艱苦，來到河南少林寺。這寺傳得好棍，天下聞名。又明朝仙真周顛仙，梁時達摩祖師，俱曾在裡邊托跡，是個天下名流掛搭所在。明果到裡邊，參了住持，到客房裡安下。先有一個道人在彼，兩個相見。次日，同走到佛殿上，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。

須飄五綵帶仙風，秋水瑩瑩湛兩瞳。

口若河懸波浪瀉，英雄多人鑒衡中。

把明果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好相！」明果便與和南了，道：「先生善相？」這人道：「略曉得些，星平是我專家。」明果道：「這等到客房求一指休咎。」到得房中，這先生取出紙筆，明果便念出自己生辰。那先生把手一輪，李密一一隋末瓦崗軍首領。降唐後以反唐為由被殺。寫下八字。排了大運，一看，卓然大驚，道：「和尚！你有這貴造。這貴造富貴絕倫，威權無偶，是個帝王之造，不數卿相之尊。將來有妻有子，貴為九五，富有天下，命相俱合。只是得志之日，不要忘了小子江朝。」明果道：「小僧一瓢一笠，雲水為朋，夢也不到富貴功名。先生想是錯看。」這先生道：「和尚，我朝太祖高皇帝，是甚麼人，也曾皇覺寺為僧，後登大寶。和尚竟與相似，事在人為。學生也算過多命，從沒有這個命。算過多人，也沒有一個差。」我想江湖上算命的，一味胡說哄人。經商的，個個財主，千金萬金。讀書的，個個科甲，舉人進士。卻沒個敢以皇帝許人的，這江朝真是喪心病狂的了。但人當著奉承，也沒個不喜的。就是做不來的事，始初驚恐，道沒這樣事。後邊也畢竟疑道：這人怎輕許我，或者有之麼？

本是駕駘，妄許驥驥。長鳴棧豆，也思千里。

那明果，凝著神，含著笑，心中想道，怎一個皇帝，輪得到我來？這先生說話，定是有因。卻又是這個胡說道人，叫周道真，在旁邊道：「如今真主已有了，北邊人都有曉得的，咱這裡也寫得有。」卻在自己行囊中，取出一本書來，上寫著：「陝西長安縣曲江村，金盆李家。有母孕十四月，生男子龍，有紅光滿室，白蛇盤繞，長來當有天子之分。」眾人都看了。周道人道：「若是李子龍是個真主，和尚也只是公侯之命。」江術士站起身道：「這事可以妄許得人的？若後來不准，我也不算命。登基只在丑子運，申西之年，須信我這『鐵冠道人袁柳莊』。」明果歡喜得極，拿出錢來，在酒肆中請這兩人，吃得沉醉。明果忻忻的，認定是個「太祖高皇帝」。江朝認定是「鐵冠道人」，周道真也待思量做「劉伯溫」了。

狂奴懵無識，漫起富貴心。魚水吃相合，寧知人禍林。

這兩個癡物，都道「富貴莫忘」，叫明果乘機圖事。明果別了，心中想道，據江朝講，咱是個天子；那周道人又道是真命天於是李子龍。咱不若認做個「李子龍」，這真命不是我？就是我太祖，也是蓄髮做個皇帝。咱還蓄了發。初時和尚做了頭陀，後來束起發，似一條好漢。在少林度了些棍棒，要交結豪傑。大抵北人強悍，重義氣的多，識道理的少。一個性氣起，也不量這事該做不該做，這事做得來做不來，做來好做來不好。譬如患難相扶，艱險不避；為國死忠，為子死孝；這是該做的。做得來也好，做不來也好的。若在為兄弟朋友，就要恩量，為他不要反害他麼？不要為不得他，害及自己，做個從井救人麼？這該做，也就還要商量個做得來，做來好了。這不是個畏怯。書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兄弟之仇，不反兵。」也就有個分寸了。

正氣不可無，客氣不必有。懲忿念一朝，明哲善為剖。

若是逞著一人意氣，凌虐親友，挺撞官府，動不動揎拳嘶打，健訟好勝，這便是不該做，做不來，做來也不好。說到行兇打死人，抱不平打死人，也是沒要緊了。況是作歹，甚者希圖非分。或者嘯聚，自己作首；或者隨從，與人作伴，謀王奪霸。這更不可做，斷斷做不來，做來是個謀反大逆，十惡不赦。如今流寇之後，又有白兵，總只是尚氣不曉道理之故。沒些因籍得天下，是明朝太祖皇帝。不知當日元人以蒙古人主中國，至順帝荒淫失政；又用國人做知府知縣，不通中國民情，不能撫恤，所以民心思亂。先是這些貪淫沒見識的，做個先鋒，擾亂天下。這番民心厭這刀兵，巴不得個不殺不淫、愛民下士的出來。故此明太祖皇帝順天心，應人心，有了天下。那些先事作惡的，只落得個身死族滅。

天心每福善，民意歸有德。剛強召滅亡，昧時只自賊。

聖聖相承，絕無失德。有司中雖有不肖，好的也多。說不得個否極思亂，亂極望治。這些癡愚驚悍之人，不曾曉得，況且以貪濟癡，一介小民，思量個國公侯伯，就彼此煽動，騙得動一兩個狂妄桀傲的。他也自有相知，自有氣類相合。他在真定等處，已招集了些無賴。李子龍已道有些光景了。又有那不會算人命，又不會算自己命，兩個該一時砍頭的術士，叫做黑山。看他的命道：「若遇猴雞鳳凰交。是個大命。」但猴雞年已漸近了，這圖事也不容緩。黑山也就在李子龍身邊，做個謀主，把這個命去煽惑人。凡地方有膂力強狠，並有家事富翁，都去算他，該為大官顯職，就中勾結。這乾不讀書的，如何得官？只除非是武功可得，不覺的投他術中了。

癡不識一丁，大志圖簪纓。簪纓那可圖，只取災禍繁。

他又與黑山兩個計議道：「圖大事要人，聚人要糧。外邊雖有些人，也是烏合之眾，不相統攝。還沒個財主做靠傍，一旦做事，把甚錢來？如今京城中京軍多，裡近豪傑也多。弄得他裡邊有人來扶助，器械也不必置得，那家沒有弓箭槍刀。內裡人有家事的多，這些人性情也好拿，可以打動得。若弄得幾個，不怕沒錢用。」意得要進京。又得個道士方守真，這也是個不守分的人。他道：「裡邊有個楊道仙，是個軍匠，大有家事，放月糧。京師窮軍都靠他，得他酬應濟急，所以軍士都感激他。就是借貸的人多，

他又平日多與內裡相處，他使轉撥應付，做人四海，好相交的，是豪傑方上之人。」

虎鏗得淵，鷹鷂有藪。鞏轂之間，植茲稂莠。

黑山聽了道：「恭喜賀喜了。這大功全在他身上。我們愁沒人，他能結識得這些軍。我們愁沒錢，他又相識這些富內相。他是軍匠，弄這些器械也不難。這要投他。」方以類聚，這些該討死的癡奴才，自聚得攏，說得合。楊道仙看了李子龍生得諱異。這黑山極口稱揚，道：「他豁達大度，經世奇才。」李子龍又贊黑山，星學天下獨步。楊道仙就拿出自己命來，黑山看了，道：「好一位蟒衣玉帶貴人！與李爺略差些些兒，是個虬髯公遇了李世民了。李爺的事業，是楊爺成。楊爺的功名，因李爺得。」此時，那楊道仙看了李子龍相貌，也弱他幾分。聽黑山這說，明是個李子龍是個主，他是個輔了。笑道：「靠托李爺罷。」拿出妻子命來，黑山道：「這位一品夫人，這也是一位蟒玉助貴。」這不由得楊道仙不心熱了。

說到功名心也貪，手彈龍劍幾離函。須知才是韓彭否，浪憶分茅作子男。

楊道仙就留他二人在家中。果是他有些內裡往還，也是不甚大得志的，是：內使鮑石、崔宏，長隨鄭忠、王鑿、常浩，司設監右少監朱亮，門副穆敬。見他方面大耳，獅鼻劍眉，也是異人。他又口若懸河、滔滔不竭。拿著周道真與他這本妖書，依樣摹幾個符，道：「佩服他，可以免災卻病。」那黑山、楊道仙又播揚道：「他能喝城使裂，划地成河，撒米為兵，剪草成馬，飛劍取人首級。有這等非常法木。」大凡與豪傑說義氣，說功名；愚夫說富貴，說利害；與沒知識的人說些鬼話，狂誕的話，沒個說不入的。這些小內官，都不由內書堂讀書史來。這些沒把柄話，偏驚得他動，佛也是敬他。黑山、楊道仙，就加他一個號，道：「『當今持世救苦拔災、好生止殺佛王如來』，只待申西之年，更易天下，撫治萬民。預先泄漏，與不盡心扶助，天神誅殛。」這些內官，果沒個敢傳說，只自己知已的，引領來投拜。你送鞍馬，我送衣服，金銀錢鈔，卻也不絕的有得來。子龍還大言道：「這些臭腐之物，我要他何用？姑留在此，試你們誠心。」這些內使，初見倒是賓客，後來都叫他佛爺、上師，都叩頭。他也安然直受。一日，鮑石眾人請他內裡瞧看。行到萬歲山小殿裡，上面止放得一張龍牀。他走倦了，竟自自在在上邊坐下，道：「我們自有金台銀台，蓮花寶座，那有些座？但只是天為世上生靈，把我降下來，不久也強要坐了。」

鷓鴣占高枝，并鮒游瑤池。所處歎非據，狂夫無遠思。

這些內臣道：「但願佛爺居寶位，奴婢也似登極樂世界了。」坐了一會，出皇城。見的沒個說他不該，還道果是他有天子福分，平人也折死了，以此越加敬信。那李子龍與黑山、楊道仙三個商議道：「裡應外合，兩件事缺一不可。」

裡邊有了這些內臣，外邊倚著真定各處。這些豪傑也太隔遠，還須京城得個武官，與這些京軍相扶才好。」想得個羽林百戶朱廣，是鮑石的親；小旗王原，是鄭忠的親；央他二人說他入伙。這兩個果來拜在門下，許臨時備約人相應。

簪纓世沐恩，披瀝須當存。何事甘從逆，貽殃及後昆。

其時，有個御馬監太監韋含，雖不在司禮監，卻也最近聖上，有權勢，有家事。鮑石原是他門下人。韋含偶然感了些病，鮑石為他向李子龍尋些符水去，與他療病，不期好了，那太監甚感激子龍，拿些錢來相謝，還置酒請他。見他一表人材，甚是歡喜，彼此也就往來。楊道仙道：「好了。這人來，有錢有勢，我們事業，大半靠他了。但這個人，他平日曉些道理，做事不孟浪。若把這個事與他說，是個謀反，他怎肯做。況我們圖著富貴，他富已富了，貴已貴了，怎做這險事？若一個不從，露機，為害非小。這須用計取他。」黑山道：「楊爺，你最有計較，還是你定下個策來。」楊道仙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有了。他有個兄弟韋喜韋老二，這人是個魯人，最與鮑石相好。他有个女兒十六歲，向來是韋大監養在身邊，要與他尋親。但這邊文墨的是秀才，他都不肯與中貴人結婚。武官是勳戚，也多不願。其餘商人富戶，大監也不肯。太監前見李大哥人材出眾，甚是敬重。如今用著鮑石，先說了韋老二，後說太監。倘事得成，是他親戚，休戚相關，不怕他不依。」李子龍道：「若是娶妻，怕不是我們上師行徑。」黑山說：「我們自有話動他。」

自擬鄙食其，捧舌下齊城。豈慮有中變，延頸入鼎烹。

恰是鮑石走來見楊道仙，道：「韋公公甚是敬重上師，道他不是凡相。」黑山道：「這事全虧公公。」楊道仙道：「只近日有些古怪。上師道『皇帝甚麼好做，做時惹煩惱』，有個厭的意思。我們國公侯伯，到手快了，他若翩然去了，我們的事，都弄不成。我想錢財服玩，他道身外之物，全不在心，弔他不住。做了皇帝，也要皇后，三宮六院，咱待把女色去留他。娼妓是邪淫了，他必不肯。除非為他娶個正宮，這須得一個有福氣女子，還要得個做得皇親國戚的人家。咱沒個兒女秧兒，親戚中也沒有好的，所以著忙。」鮑石道：「上師是個佛，怎要媳子？」黑山道：「當日鳩摩羅什，是個古佛。西秦王曾送他十個宮女，一幸生二子，這有故事的。」鮑石道：「這等韋老公倒有個姪女兒，咱曾見來，生得極有福相。老公他重上師的，咱先見老二講過，教他對老公說成這親罷。」

小鳥圖附鳳，魴鯉冀乘龍。准擬茅簷下，輝輝燭影紅。

黑山道：「韋老公雖重上師，我們向來事，卻不可與他說。只說上師這貴相，他日老公略扶他一扶，文官也做得個卿銜的中書，武官也定是個錦衣指揮。這樣講罷。」鮑石道：「咱依著你說。」韋老二道：「咱要憑老公。」向老公說時，那老公倒也不同他來歷，道：「這人也好個人品，憑著咱，也不少他這頂紗帽。我姪女兒也大了，咱也不論財禮了與他罷。」還撥與他東華門外一所宅子，千金妝奩，擇日做了親。

蒹葭折隨流，泛泛自來往。何期芙蓉花，荏苒許相傍。

先前在楊道仙家，也還是個來歷不明流棍，如今是個太監親戚。每日裡高頭大馬，巍中闊服，呼奴使婢，與人往來。我想一介小人，窮得做和尚遊方，無室無家，如今有了妻，又有錢財使用，可以止足收手。但他要歇，這些圖富貴的不肯歇。這個要引人來拜投，那個要勾人來入伙。那個沒屜足的肚腸又癢癢，想著猴雞之年，也不肯謝絕這乾人。所以這事漸已昭彰了。其時，有個錦衣衛校尉孫賢，與著一個窮軍甘孝相鄰。這窮軍委是窮的利害，常時與妻子忍餓。妻子的爆怨，他道：「罷呀。再捱半年三個月，跟他跑一跑，博得個百戶做，一個正七品俸，也夠你我消受。還耐一耐罷。」孫賢聽了，第二日對著他道：「老甘有甚好處，也契帶一契帶咱。」這甘孝道：「爺挈帶得咱，咱有甚攀帶爺。」孫賢道：「哥，船多不礙港。若咱得了好處，不忘你老人家。」曉得這人是好酒的，晚間買了三分燒刀子，二分牛肉，請他吃，要他指引。他吃了幾鐘酒，便指天划他說：「咱挈帶不得你，這邊有個李上師，他挈帶得你。好歹明日領你去，拜在他門下，包你有好處。」

酒自外人，機由內泄。悔從醒生，駟不及舌。

次日，孫賢來尋。這甘孝合口不來，誘約了幾日，只得領他去見。磕了頭，設誓道：「同心合力，輔助上師，救拔生靈，並無退悔。如有二念，飛劍分身，全家殄滅。」孫賢也只得設了個誓，隨著人鬼混。先把裡邊來往的人，都記得明白。東緝西探，知他是個謀反，揀定在己酉年七月，取著猴雞之際，裡應外合，先定京城。此時韋太監正要為李子龍納個中書，對老二講。老二道：「爺，他想得大哩，不要這樣芝麻官。」韋太監道：「他想甚麼官？」老二道：「他想著管官的。」悄悄對韋太監道：「他命與相，都合著該真命天子。外邊都已停當，裡邊也有人，還要你助一臂之力。事成，你我不消說國戚，還是功臣。」太監著這一說呵：

舌撬不能下，口噤不能發。驚汗落如雨，神魂幾飛越。

韋太監正驚得言語不出，那老二道：「哥，這事也不在你了。幫著他去做，還有好處。若不幫他，做不來，你也走不開。」韋太監聽了，又驚又惱。待與他嚷亂，昭彰不好。待聽他做，我是個朝廷貴近，蟒衣玉帶，富貴已極，還思量其事，卻惹這滅門大禍。卻無奈當先把姪女輕與他，這真走不開。正在悶悶不悅。那李子龍與楊道仙，私下做了赭黃袍、翼善冠，恰似做戲的，只等鑼鼓上場。已具加身黃袍，專待袖中禪詔。

但這京師裡，曹吉祥叔姪曾反來。他一個叔子在禁中，姪子三四個，家下原養有達官夷丁家丁，事做不來。況這幾個閒冷內臣，一個些小武官，幾個窮軍，思量做事。不知那孫賢，早已把他事揣實，享知掌衛印的指揮袁彬。登時差人拿了李子龍，搜出黃袍。又拿了楊道仙、黑山。此時黃袍，便是反逆之證。但這袁彬，是沙漠從龍得官的，是個忠厚人。若在他人，要做大功，畢竟弄做大獄。他卻不肯，況是事幹了內裡人，定是央求請托，他也不甚株求。他道：「這些拜師在門下的，不過些無識窮民。說個謀反，密謀未行，也不過是幾個狂妄之人，設計主張。這連親戚也有不知的，怎羅織到這些蠢人上。」好生體主德，羅網解其三。茅免連茹拔，芙蓉喜脫函。朱廣職官，鮑石是掩不去的。只得具疏題參，略具招由上疏。終久事關內人，手段大，營求便，聖旨也不嚴切。但事已到了三法司了。韋太監想道，李子龍謀反是實，咱須是他至親，衛中雖為我蓋去，法司卻不肯隱下。這些科道，口舌不好。他題一個本，說我近臣交通叛逆，如何是好？若是聖上知道，發去打問砍頭，倒不如先死，得個完全屍首。也就服毒身死。

有身依日月，富貴亦何求。羞作寒灰溺，南冠學楚囚。

可憐這韋太監，也只為人所誤。那乾人到法司，常言獄主初招，司官也只就衛招，加些審語呈堂。堂上具題：「李子龍、楊道仙、黑山、朱廣、鮑石，五個為造謀為首。崔宏、鄭忠、王鑿、常浩、宋亮、穆敬、王原為從，都擬辟。江朝、周道真、方守真一千照提。」但聖上寬恩，曉得這乾人狂誕，自取殺身。這乾內員，也只愚蠢，為人所惑。止將為首李子龍等五個決不待時，崔宏一起充淨軍，王原調衛，其餘依擬。笑是李子龍以狂夫妄思量個九五，楊道仙、黑山、朱廣思量個侯伯元勳，鮑石也拿著一個大司禮，如今落得個：

開籠主恩渥，驕首笑癡龐。富貴今何是，屍橫古道旁。

果是刑科一個雷給事，道鮑石等交通內外，謀為不軌，惡極罪大，情重法輕，無以懲狂謀而昭國法。乞盡斬原擬辟王原等。聖上也只從寬，道事體已行，姑免深求。這雖是內裡力大，卻是一株求，京城中這些投拜軍民，外邊他平日交結無賴，追拿緝捕，便也生出許多事了。

政嚴首謀，法寬協從。捕影捉風，庶免騷動。

我想四民中，士圖個做官，農圖個保守家業，工商圖個擢利，這就夠了。至於九流，脫騙個把錢餬口，也須說話循理。僧道高的明心見性，養性修真，以了生死。下等誦經祝聖，以膳餘生。這就是明朝太祖高皇帝所云「各安生理，無作非為」也。至於星相的，妄把一個皇帝許人。一個游食僧人，思量個為帝。楊道仙也是富家，不求得個官，我家資自在。朱廣世職，不得高位，還可留得這頂世傳紗帽。鮑石內臣，亦有個職業。什麼癡癡顛顛，至於殺身？這妖妄之談，斷斷不當聽。人寧可貧窮到餓死，還是個良民。若這乾人，輸了個砍頭，還又得個反賊之名，豈不是可笑！故為百姓的，都要勤慎自守，各執藝業，保全身家。不要圖未來的富貴功名，反失了現前的家園妻子。